

彭摇公摇案

第七十一回 摇想奇谋义仆救主 闻凶信夜探贼巢

诗曰：

月华风采坐来收，野色江声暗结愁。

半夜灯前十年事，一时随雨到心头。

话说花得雨先在那书房闲坐，听他家人花珍珠进来说：“彭公来私访，现在庄门外。我是看见，并无跟人。”花得雨便遣书童，去叫他进来至上房。他一见彭公，他气忿忿的一伸手把宝剑摘下来，抓住彭公说：“你好大胆！我也无作过什么恶事，你来私访我这里，焉能容你！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”方要举剑剁彭公，忽然从外边跑进一个少年的人来，破口大骂说：“花得雨，你这该死的人，连祖坟都不要了！”一伸手，把彭公拉开，用手架着花得雨的左臂。花得雨一瞧，不是外人，是他的一个亲随家人，年有二旬以外，面如白玉，唇若涂脂，眉清目秀，身穿蓝春绸大衫，白袜青云履鞋。花得雨一瞧，不是别人，认的是家人进禄，只气的二目圆翻，说：“好奴才！吃我的饭，我把你白养活了，你会骂我啦！好混账忘八羔子，我把你打死了，方出我胸中之气。”进禄说：“你老人家先莫生气，叫人来先把彭大人捆在空房之内，我再说说你老人家听。我说的没理，你把我活埋了，我也死而无怨。我这是为主尽忠，怕你老人家胡闹，我急急才生出这个主意来。”花得雨

听罢，知道素日进禄是个好人，不能这样无礼，“我看他说的内有隐情，不免我细细追问于他。”想罢，吩咐家人：“去把狗官捆上，送在东院空房之内，晚晌发落。”

众恶奴答应下去，不多时回来说：“捆上锁在空房之内啦。”花得雨气昂昂的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又问进禄：“你把为我的情由说一遍，要有半句不对，我先把你活活的打死，也不能合你善罢干休。”进禄说：“这天也太早。今夜晚晌，我有主意。”花得雨说：“胡说！你有什么主意？”进禄说：“庄主爷，你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。这大人他是一个大钦差，你杀了他就算白杀了吗？倘若叫官兵知道，那时间刨坟灭祖之罪。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段事若犯了之时，你老人家是有身家之人，须想一个万全之策，方为妥当。”花得雨听罢，说：“进禄，你说这话，我也知道，无奈擒虎容易放虎难。彭大人他往我这里来私访，我所作为的事也瞒不过你去，倘若他要访真，他要害我，怎么得了？这是先下手为强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能怕事。”进禄说：“你老人家说的有理，就是不能保万全。”花得雨说：“依你之话，莫非把他放了，才是万全之计吗？”进禄说：“放是不能放他，倘若放他回去，他调了官兵来剿咱们北新庄，那时反不如先杀了他为是呢。你老人家交给我办，管保害了彭大人，连累不了你老人家。就便知道，也不能找你老人家来。”花得雨问：“甚么主意？”进禄说：“天也黑了，日色已落，你老人家先吃晚饭罢。我吃完晚饭，找一条长虫，把彭大人背在北新庄北村外山坡无人之处，我把长虫往他口内一放，钻入肚腹之内，他不必想活。我回来装作不知。就是跟钦差的人，找着死尸，他也不知是谁害的。这条计好不好？我吃着你老

人家，我见这事你行的不严密，我一着急，骂了两句。你老人家是明白人，可不怪我，我这是忠诚之心。”花得雨听了进禄这一番议论，他连说：“好，好！这事也须这们办理。好孩子，我不怪，你办好了，我还给你几两银子。”

进禄吃完晚饭，他先奔后院，到了东小院，是北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两间。进禄手执灯笼，进了北上房，瞧见彭公在那里捆着，他过去说：“大人受惊了。”伸手解开绳扣。彭公借灯光瞧这少年的人，甚是眼熟，一时间想不起来，说：“你是何人？”进禄跪下，磕了一个头，他说：“大人把奴才忘了。我跟着大人二任河南巡抚，良乡县遇刺客，大人单身带奴才私访，在高碑店避雨，遇见贼人，我跟大人在姜家店屋内避贼人，夜晚有贼人把大人背走了，奴才也不敢回京，也不知大人死活，我才逃至保安这里，找我姑父王怀仁，他是在这里开饭店。我找着他一说，他的饭店关了门啦，在家无事，给我换了衣服，问我能作甚么？我说我自幼儿在人家那里当书童，是我父母一百吊钱典在人家宅内的。我姑父给我找在这里北新庄花宅跟班。我来了，他给我起名进禄。他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的事，抢人家少妇长女，霸占房产地土，我有心辞他。今日听说大人北巡大同府，我想去公馆把他出首，把他所作所为之事回明了大人，又怕大人不见我，我也不敢去。见今日你老人家来私访，花得雨他要杀你老人家，他是杀人不眨眼，方才要不是我，你老人家性命休矣。我今来对他说是要害你老人家性命，我可是送你老人家回公馆去，我就跟大人回去罢，也不能在这里啦。”彭公说：“彭禄儿，我还把你忘了。你既要救我，趁此想主意如何出去，到公馆再说。”那彭禄儿说：“你老人家跟我出

上房，我蹲在地下，你老人家上墙上，我再上墙跳至外边，接你老人家去。”彭公说：“很好！”

彭禄儿搀扶大人出离上房，要上墙，只听西边那门外有人说：“小子，你把灯笼弄灭了。走！跟我去杀了赃官，然后再往公馆杀那些跟人。”彭禄儿一听不是外人，是花得雨看家护院之人花面太岁李通。他原是一个绿林中人，住家京东玉田县，他原先是跟白马李七侯在为一处。因李七侯保了彭公，他等还是明劫暗盗，无所不为。金眼魔王刘治因抢绸缎客犯事，杀在通州，他等都是在案脱逃的人。他投在北新庄这里，当看家户院的人。一来的时候，这里有渗金塔萧景芳引见。今年三月间，萧景芳死了，就剩下他一人。今日花得雨打发进禄去害彭大人，他又叫家人去请李教师爷来。家人到西跨院请花面太岁李通说：“庄主爷请你。”李通听了，跟家人来至在外书房，见花得雨正自吃酒，他说：“庄主爷叫我有何事？”花得雨说：“我今把彭钦差拿进庄来，我的家人不叫杀他，叫我派人将他送至村外暗害他。”李通说：“何必费那些事，即便杀了他也不要紧。我去一刀杀死他，剪草除根，以免后患。”花得雨说：“也好，你就去杀他去，以免后患！”叫书童拿灯笼，送教师爷去东小院去杀赃官。书童点上灯笼，出了外客厅，走至夹道，书童一绊栽了一个跟头，起来说：“哟，灯笼灭了。”李通说：“你这厮连一点用全无有，走至这里，你把灯笼弄灭了。”他一进角门，见院内有两个人，正是彭禄，才扶彭大人，想要往东上墙逃走。

花面太岁说：“呔！好小子，你私通外人，送彭赃官哪里去？”一拉朴刀，跳进院中，方要去杀大人。忽从房上扔

下一宗暗器，正中那花面太岁李通的左臂。李通觉着疼痛，说：“好小辈，什么人暗算我？下来与我见个上下。”房上一声嚷说：“呔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这伙人敢把奉旨钦差大人给害了。今有多臂膀刘芳，你家千总老爷，拿你这一伙狐群狗党！”摆单刀跳下房来，抡刀直扑李通砍来不提。

再说这刘芳，他跟大人来私访，至北新庄见大人与那庄民谈话，他暗中跟随后边。后来花家书童请大人进去，至日落不见出来，他心中暗说，“不好！”他喝了几两酒，问酒铺掌柜的：“这北新庄有位皇粮庄头在哪里住？”酒铺掌柜的用手一指说：“路北大门，我们这京北一带等处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是裕亲王府的庄头，他也结交官长，出入衙门，保安一境无人敢惹他。你问他作什么？”刘芳说：“有一个朋友在这里护院。”酒铺掌柜的说：“不错，是有几位护院的人。”刘芳听说，知道花得雨家中有看家护院的人，自己给了酒钱。他候至点灯之时，街上路静人稀，他才出了酒铺，一纵身窜上房去。

他在花得雨家中各处探听，并无大人下落。正在暗中寻找，忽然间瞧见那花面太岁李通手内提刀，带着一个小童儿往后走。刘芳在房上瞧那东小院中是彭公，还有一个人扶着他，那人并不认识。方要下去，听李通那里嚷说：“赃官，哪里走？”刘芳掏出一个墨雨飞簃，照定李通打了一下，然后跳下来抡刀就砍，花面太岁李通急架相迎。战了数合，李通吩咐书童鸣锣，调集庄兵拿这个贼人。书童到了更房，告诉更夫拿起锣来，他铛铛铛连打了一阵。一百多名打手与紫金山来的贼人，各带刀枪棍棒，杀至东院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李通调贼困刘芳 高原请神捉贼寇

诗曰：

西施昔日浣纱津，石上青苔愁杀人。

一去姑苏不复返，岸旁桃李为谁春？

话说刘芳跳下房来，合贼人李通交手，恨不能杀死李通，好救大人出去，自己又不能分身，又怕贼党齐来，又恐敌挡不住。正在为难，忽听铜锣连声直响，刘芳就知不好。忽见灯笼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一般，一百多名庄兵，都是短打扮，一身青衣，手拿各种兵刃。内有漏网之贼是：青毛狮子吴太山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、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猿李吉、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。这些人因前番大破紫金山，他等逃走，不敢在河南地方久住，与大斧将赛咬金樊成等分手，各奔前程。大斧将赛咬金樊成、赤发灵官马道青、赛瘟神戴成、恶法师马道玄这四人奔潼关外，往西去了。蔡天化逃至淮安，出了家。玉美人韩山单身逃走，不知去向。他等九个人立了誓，生在一处为人，死在一处作鬼，想出北口外投奔霸王庄花氏三杰花得雷那里，也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这九个人走至保安，知道这里有花得雷之二弟花得雨，是裕王府的庄头，在这里很有声势。他九人就投在这里，有李通引见，花得雨收下九人，就算看家护院之人。花得雨也爱练习武艺，他如有

抢人打架之事，必用他们这一伙人。

今日听见铜锣声响，各带兵刃，来在东小跨院，瞧是花宅护院之人花面太岁李通与一个少年之人杀在一处。吴太山仔细一看，认的是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之子多臂膀刘德太，他就知道是彭钦差那里的人，说：“合字儿，昭路把哈，溜了马，是遮天万字垓赤字的，鹰爪孙，顺水万，亮青字，摘溜丁的瓢。”这些语言，都是他说江湖黑话。“合字儿”是他们自己人，“昭路儿把哈”是回头瞧瞧，“溜丁马”是一个人，“遮天万字垓赤字”是此大人，“鹰爪孙，顺水万”，是公门之中办案的官人，姓刘的，“亮青字，摘溜丁的瓢”，是拿刀把他杀了。

众贼各摆兵刃，在四面一围，金鞭将杜瑞摆手中铜鞭说：“李教师，让我拿他。”只听房上一声嚷，说：“呔！好贼人，你往哪里走？今有水底蛟龙高通海来也。”刘芳听了心中说：“他来很好，快救大人去罢！”只见那高通海由房上跳下来，急救大人。高通海是因刘芳保大人去后，他在公馆内等至日落的时候，不见回来。他甚是不放心，告诉管家彭兴说：“你在此处照应，我去迎接大人回归公馆。”高通海身带单刀，飞身出了公馆。至北新庄，天已初鼓的时候。他飞身上面，听见一阵铜锣之声。他顺着声音找去，见东跨院内有紫金山漏网贼人，把刘芳一人困住，不见大人在哪里。高通海可真急了，说：“贼人大胆，高老爷来也！”抡单刀跳下来，照定杜瑞就砍。杜瑞用鞭相迎。花叉将杜茂摆三股钢叉，分心就刺高源，高源一闪身躲开，双战二人。

刘芳正与李通动手，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猿李吉二人抡鬼头刀来助李通，说：“小辈，你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，我今

来取你的性命！”刘芳瞧见贼人势大，又不知大人生死如何，被群贼所困，正在进退两难，一人难敌众人，又见高源被杜氏兄弟二人所围，自己被李通等三人围住，四面庄兵围绕。高源窜纵跳越，闪展腾挪，只累的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口中只喘说：“好贼人，你们倚多为胜，我要急啦！”杜瑞听说：“小辈，你急了该当如何？今日你是自来送死。这北新庄好比天罗地网，铁壁铜墙，你要想活，是比上天还难。”高源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也不知高法官我的能为，我要请一位神仙来。”说：“房上的，你还不下来吗？帮助我拿这些贼人。”杜茂说：“高通海，你不必造作谣言，我今一叉要结果你的性命。”摆钢叉分心就刺。

忽听北房上一声嚷，说：“呔！高源，不必害怕，我来也！”摆虎头双钩跳下来。众贼人一瞧，下来那人身高九尺，面如刀铁，雄眉阔目，四方脸，鼻直口方，一部花白胡须，身穿蓝绸子短汗衫，青绸子中衣，足下青缎子抓地虎靴子，手抡虎头钩，照定杜茂而来。青毛狮子吴太山瞧见，认的是河南汝宁府上蔡县葵花庄铁幡杆蔡庆。他抡朴刀过去，急架相还。高通海心中暗喜，说：“蔡叔父，你老人家来的甚好，我也有了帮手啦！”他又回头瞧那东房上，高通海说：“你还不下来，快些助我拿贼！”只听东房上说：“高源、刘芳，你二人不必害怕，我来也！”手抡铁棒锤跳下来，说：“呔！今有你大人我来拿你！”金眼骆驼唐治古拉单刀跳过来说：“呔！好无耻的匹夫，我来拿你！”金头蜈蚣窦氏抡铁棒锤相迎，二人杀在一处。高源说：“蔡婶母，你老人家快来帮助我，拿这一伙漏网之贼。”又瞧说：“那南房上，你们还不下来吗？我已瞧见。”这句话未说完，忽

见南房上说：“高大哥不必着急，我等来此助你拿贼。”跳下来一个男子，年约二十以外，白净面皮，顶平项圆，玉面朱唇，眉清目秀，手擎单刀。后跟那位少妇，蛾眉皓齿，杏眼桃腮，手帕缠头，桃红色的女裤褂，足下一双金莲，果然天姿国色，手抡单刀跳至人群之中。

头前走的是玉面虎张耀宗，他因河南参将提升，进京引见，升了宣化府的副将、协镇大人。他带着夫人蔡氏与妹妹侠良姑张耀英起身来在任上，到葵花庄见岳父岳母告辞。蔡庆夫妇不放心，要送他姑爷上任去，先把家中一切事务交给族侄蔡光文照应。他自己家中有的是骡驮轿二套车，与张耀宗起身。到了京中住了几天，闻听大人出口查办大同一带去。又拜了几天客，兵部投了文，引见下来，升了宣化府协镇。他谢恩，请了训，是日起身。在路上打听彭公过去不久，头一站住在昌平州，次日随到保安。

天已黄昏，打了公馆，与钦差彭大人的公馆是对门。他是彭大人的门生，自己功名又是彭大人提拔的，今日路遇，他如何不见呢？又怕大人明日起身，他换了官服，先到公馆问：“门上有人吗？”听差人等立时出来，问：“是谁呀？”张耀宗把手本拿出来，交给听差的人拿进去。不多时彭升出来，说：“张大人，我家管家有请。”张耀宗进去，瞧那彭兴正在上房坐着，一见张耀宗进来，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张大人来的正好，这是从哪里来？”张耀宗说：“是自河南升任宣化府协镇，我去上任去。”彭兴请了安，说：“给大人叩喜。”张耀宗还了安，说：“大人往哪里去了？我来给大人请安来了。”彭兴把接呈子在公馆，问案私访北新庄之事细说一遍。张耀宗说：“不好了，我快去迎接大人才是。”

彭兴儿说：“张大人，你快去迎接要紧。高老爷也去了多时，不见回来。”张耀宗即刻告辞，回至公馆，见了蔡庆，说明彭公私访的事。他回至后面，急忙换了衣服。夫人问：“甚么事？”张耀宗也对夫人细说一番。蔡金花与侠良姑张耀英二人也要去。张耀宗拦不了，各换了衣服，与他岳父蔡庆夫妻二人，各带兵刃，出了公馆，问明了北新庄的道路，他五人立刻顺路往北新庄来。

走有几里路，到了那北新庄。听见庄中一阵锣响，五人拉刃先窜上房去，往各处一瞧，见西边一片灯火之光。即至临近一看，那院内有紫金山漏网贼人，众多庄兵，各带兵刃，围困多臂膀刘德太、水底蛟龙高通海二人。先有蔡庆夫妇跳下去，后张耀宗夫妇、兄妹三人也跳下来。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这三人过来，协力帮助动手，与张耀宗三人杀在一处。高通海瞧这伙贼人势大，只可交手，不能拿贼，也不知彭公是生死如何？高通海急的浑身是汗，又不好走，见贼人越杀越勇，喊杀连天，庄兵无数。那高通海正在进退两难，忽听西房又有人说：“呔！好贼人，大胆的奴才，你等死在眼前，尚还不知，我今特来拿你这伙贼人！”不知房上这位他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花得雨中途被获 张耀宗施勇杀贼

诗曰：

千锤万击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
粉身碎骨全不顾，要留青白在人间。

话说高通海等七人，在北新庄与贼人杀了一个难分难解。听西房上有人说话，跳下一位英雄来，手执短练铜锤，大喊一声：“贼人休要称强，今有粉面金刚徐胜来也！”却说那个徐胜，他自半路之上追下盗马的人去，追至北新庄。此庄后来因花得雨是一个财主，他后来改为叫西花庄。徐胜也没找回马来，他先回保安，到了公馆，把他所骑之马交给管号之人。他找了一个饭铺吃了饭，也未去见大人，他闻听大人到北新庄访那花得雨去了。他等到日落立时，到了北新庄。看那庄内路静人稀，他窜上房去，到了里边，看见东跨院墙根下，正是彭禄儿扶着大人上墙，又见李通与刘芳交手。他救这二人连忙出了东院，送至在大门以外，说：“大人受惊了，跟我来。”到了东村口，彭公才定了定神，说：“徐胜，你才来吗？你不必送我，这是我的旧家人彭禄儿，此事多亏他，若非是他，吾亦为泉下人矣！我主仆二人顺路回公馆，你快去把刘芳救出来。我到了公馆，必然调官兵前来剿这花家窝巢。”徐胜送了有半里之遥，彭公叫他去救刘芳，怕他寡不胜众。

粉面金刚徐胜来至花宅，先往各处探听，并无动静，只听东院一片声喧，闹的乱乱烘烘。他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到了东院，瞧那青毛狮子吴太山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、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猿李吉、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、花面太岁李通这一伙贼人，与高源等众人杀在一处。徐胜在房上起下一块瓦来，照定那贼人李通面门打去，正中在鼻梁之上。刘芳趁势一刀，砍倒在地，不能动转。徐胜抡短练铜锤，说：“好贼人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等助花得雨造反，刺杀钦差。外面官兵亦到，今天你等休想逃走！”跳下房去，与贼人动手。他见他内兄张耀宗等各施所能，他一想趁此拿了花得雨，免得他别生是非。自己想罢，说：“高大哥、刘大哥，你等千万勿放走一个贼人！外面官兵一到，连花得雨一并擒拿。”他说罢，转身杀条去路，竟往内宅而来。

方一进内宅，见三合瓦房正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见东屋内灯光隐隐，人影儿摇摇，他轻步来至窗外，用舌尖湿破窗纸，望里一看，是靠北墙摆一张八仙桌儿，两边各有椅子。东边椅子上坐定一个妇人，年约二旬以外，生的花容月貌。西边有一个侍女。桌上放着一盏烛灯，茶壶、茶碗一份。那妇人问那侍女说：“他们是都走了吗？”那侍女说：“走啦。”那妇人说：“无故的找事，闹的这们大的乱儿，他们又要进京。我每日替他们提心吊胆。你去把花祥叫来，我与他商议商议，是走好，是在这里好？”那侍女说：“哟！姨奶奶，你也太胆小啦！大爷这一去，三五日内定然有喜信回来。你叫花祥他一个十七八岁的人，懂的甚么？他要带你老人家走哪里住去，要叫大爷知道，你二人命也没有

了，我也不能活了。”那妇人说：“放屁，你知道什么？荷花你这孩子，我白疼了你啦，我咱们点事你就不给办啦！”那侍女说：“我给你老人家去找去就是了。”站起来往外要走。

徐胜听罢这话里内有隐情，连忙的进房内来说：“花得雨哪里去了？趁此实说。”那妇人瞧见粉面金刚徐广治，形如宋玉，貌似潘安，他不由己一阵骨软筋酥，说：“大爷要问奴家，我们是花大爷的侍妾兰香，今年二十二岁，被他用银钱买来的。大爷你贵姓啦？是哪人氏？”徐胜见那妇人透些个妖娇，说话轻薄，他说：“我问的是花得雨，你可知道往哪里去了？说了实话，我饶你不死。”那妇人见徐胜正言厉色说话，他也不敢讨贱啦。他说：“花大爷因为得罪了彭钦差，他方才骑马进京，求王爷护庇他去了。”

徐胜听了，并未回答话，连忙回身出去，到了院中，飞身上房，窜至街上，往上海都的大路追上前去。只见黑暗暗树木森森。徐胜追了有六七里路，并不见有人行走，他心中甚是着急。他也是道路不熟。正在着急之际，忽听正北有人说话，说：“花珍珠，你快催坐骑。你我到了京都中，见了王爷，求他老人家与我作主，我必要害了赃官之命，方除我胸中之恨。”花珍珠说：“大爷不必忧心，我跟你老人家到了京中，只求王爷救我主仆二人。”徐胜在远处闻听，心中暗喜说：“天助我，该当我成功。”自己一摆短练铜锤，在道旁赶过头一匹马过去，把第二匹马劫住，说：“恶霸，你往哪里走？”伸手抓住骑马之人，拉下马来，按倒在地，说：“花得雨，今日这就是你尽命之所。”被擒的人说：“好汉，我不是花得雨，我是花得雨的家人花珍珠，只求老爷饶

了我罢！”徐胜说：“头前那骑马的人是谁？”花珍珠说：“是我家主人花得雨。”徐胜说：“我先把你捆在这里，我再追上花得雨去，回头放你。”花珍珠说：“好汉爷千万放我！我家中上有老，下有小。”徐胜把他捆好了，转身追下花得雨来。

追至有二里之遥，前面有马蹄之声，正是花得雨。他因方才道旁一人把他家人花珍珠拿住，他纵辔加鞭，如飞似跑至这里，自己心中祷告说：“过往神灵，皇天后土，保佑我今日逃脱此难，我回家满斗焚香，报答神麻！”正自祷告，忽见马前有一个黑暗暗的，约有三尺多高，只晃晃摇摇的把那去路阻住。花得雨心中一动，说：“这是鬼吗？”天正三更之时，又是旷野荒郊，前无村庄，后无跟人，又是星斗满天，道旁都是古墓坟丘，枯树一片。看着心中害怕，越想越怕，概不由己，战战兢兢。又见那对面之物跳了两跳，又往马这边一纵，花得雨坐下马一拨头，前蹄一拍，正把他扔下马来。那黑暗暗之物走过来，先按住花得雨，说：“唔呀！混账忘八羔子，你是找死呀！我等你多时了。”

徐胜追到一看，是蛮子兄长小方朔欧阳德。过去请了一个安，问：“兄长好！你从哪里来？”欧阳德说：“我前日与你们分手之时，吾先来至此处暗中访查，道路上有紫金山漏网之贼，意欲行刺，替周应龙报仇雪恨。吾今晚先到公馆探访一回，知道你们都在北新庄，我来至此处，正遇他主仆二人要往北京去走动人情，我先来此处等候。贤弟，你来甚好！先把花得雨，你送回公馆去，我去帮助众人拿获吴太山等一伙贼人。”

花得雨苏醒过来，已被徐胜捆上，说：“哪位拿的我，

我合你二位并无冤仇，你二位要放开我，我京都中有一座当铺，二十万两纹银成本，我奉送你二位。倘如不信，我亲笔立字与你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吾是不要你那些银钱，吾徐贤弟为求功名，你所作的事都是伤天害理，我要放你，落个万古骂名。”徐胜说：“兄长不必问他，我把他驮在马上。”二人拉马，驮着花得雨往回走。至半路，先放了花珍珠，问他：“从今还作恶事不作？”花珍珠说：“再也不敢了！”叩了一个头，竟自去了。徐胜说：“我至保安公馆看守花得雨去。兄长，你去帮助蔡老英雄等。”欧阳德答应，立时间二人分手，徐胜回保安不表。

单说小方朔欧阳德往北至北新庄，听的庄内人声一片喊嚷。即至进了庄门一看，有四十名官兵与保安千总刘达武奉钦差之命，来剿贼人，到了庄门这里方才围住。里边东院中老贼青毛狮子吴太山，看那所有动手之人，都是剿灭紫金山的人，他又怕官兵前来，呼哨一声，说：“众位风紧，急复流撒活窃年上撒脱！”众贼知道这是黑话，说是办案的人多，他们从西去逃走啦！金鞭将杜瑞说：“高通海，也是你命不该绝，好汉爷我有要你命的时候，我去邀来英雄拿你，你想逃走，是不能够。”杜氏兄弟先上房去了。刘芳合杨春杀在一处，战了几个照面，红眼狼刀花一变，他与黄毛犴李吉也逃走了。金眼骆驼唐治古见势不好，也带众人且退且走，直逃至村外。大家逃走去了。这里张耀宗、蔡庆捆上李通，拿了九名庄兵。欧阳德亦到，外面千总刘达武同官兵也到，拿了几名管家。天色大亮，解李通与家人花瑞、花升、花样、花茂，还有几名庄兵，连庄兵共有十四名，带至保安公馆大门内东房，先把众人押在外面东房内，刘达武带兵看

守。后又有蔡庆等先把女眷送在对面公馆，他同玉面虎张耀宗、水底蛟龙高通海、多臂膀刘德太、小方朔欧阳德进了公馆。

徐胜由里面出来，见了蔡庆，请了安，又与张耀宗见了，随说：“我托众位洪福，已将花得雨拿到，大人是昨日晚间被我救回，请众位进里边见见大人。”众人至里边，大人正同那彭禄说别后的事，吃着茶。见徐胜进来，先给大人请了安，说：“回大人知道，欧阳德、蔡庆、张耀宗来给大人请安，他等还帮助，现把花家的余党与官兵动手的人，共拿获十四名。”彭公本是精明干练之人，听见徐胜来禀，带笑说：“徐胜，你出去把蔡老英雄、欧阳义士与张耀宗请进来。”徐胜出去说：“大人请你三位相见。”蔡庆等一同进去。刘芳、高源先请了安，说：“大人受惊啦！”彭公一摆手，蔡庆等三人请安。彭公站起身来说：“看坐，二位义士请坐。张耀宗，你从哪里来？请坐罢。”张耀宗谢了座，把一往的事说了一遍。彭公说：“我来至此处，遇见这样奇巧之案，天助我拿获凶徒，皆诸公之力，二位义士相助。”吩咐：“叫三班人役伺候，我要亲身审问花得雨因奸杀命，窝聚匪贼，拒敌官兵此案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